



古序翼卷二

北筑 龜井昱元鳳著

邨栢舟

辨說云。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驗證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其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定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



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

翼曰朱子不信小序以為衛敬仲實作之敬仲東漢人也生于數百年之後而臆裁數百年之上則小序之為鑿空妄語片言可以析之何用旁魄而論之乎序果敬仲作朱子之逐逐辨詰者為不敏于言矣予唯信戴小序學以教人曰孔門遺策也六詩之可以

觀于今者序故是以漢志所謂毛詩二十九卷者蓋是也斯可以知記其時稱其人必有所傳而非妄作爾且漢代所立齊魯韓廢而無子遺唯申公詩說存不復見其所謂訓故者班固曰三家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興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今讀詩說興詩傳一轍則三家之廢自取已三家者廢毛公之學行小序之傳千載久矣雖有明者莫弗尊其義豈有推尋依託如朱子所詰而其行如此永久乎且古之序者傳者匪他亦皆六藝之人孔門之蓋臣也若與師授之傳又何以舉不可徵之詩牽強不可推之時

世與不可考之人以妄傳妄欺已及人獲臯聖藉為
殆必不然若猶傳與說之膚近苟合惟肖則漢魏隋
唐不無名儒何以靈光巍然永之不壞凡物無巨細
言無文質百世而信于人者必有以異於凡焉朱子
謂古無人欺

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
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
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
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
可掩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

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
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
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
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
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銜其多知而
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
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
什得八九矣之

翼曰朱子以是為婦人之作亦其臆斷已若從列女
傳則宣夫人作之也朱子以宣夫人之不婦乃附諸

莊姜又臆斷已何遽稱已私說攘却古義以不知罵之。孔叢子載仲尼語曰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古序之與古書吻合有如此者。孔叢子俗本夫或作婦非也。匹夫不可奪志古成語。且子貢傳采孔叢所載仲尼教語分附各篇亦於邶柏舟引證斯語矣。傳雖雜說其書不下漢魏則孔叢之匹夫非匹婦可以明徵焉。又正義於木瓜篇引孔叢亦作匹夫。古人知古詩又解古義又能敦古書。朱子生乎千載下。斷然公言於天下曰。古人不知其出於婦人。不知其不得於夫。唯我獨知之。何其言之不誣也。朱子若曰。

予以其辭氣柔順考之人將曰飲酒教遊威儀逮非婦人之言。朱子若曰予徵列女傳又何不為宣夫人之詩而取諸臆以予莊姜乎。朱子若曰予以下篇皆莊姜作。故知柏舟亦是其人也。綠衣以下微古序何以知是莊姜作之乎。或取或舍橫弄賞罰其誰信之。尚論君子不可不察。自欺罔誤後人以下。驚辨輒論吹求慘礪而似姦人鄙夫之陰許以為知者。儒者之言至此而洋洋。經典鞠為姦兆。我大不樂矣。若為時世不可考。唯是一言而足。何必爬羅葺綴以構古人。毋望之罪。小序之有徵于古書。確乎可據。啓揮古

義揭乎可誦乃所謂頌公云爾者庸何知非古人所傳乎不知疑焉而可存焉而可否則否焉而可曖昧之爭佞私之訟君子不由也

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

故予不可以不辯

翼曰以序推之古之詩為民人社稷而作者也降而為楚人之誦亦其律也所謂一國之事繫諸君上之本是也道二仁與不仁耳仁則美之不仁則刺之故雖情性之變不壹要其歸不外美刺也所謂國史吟詠民之情性以風刺上是也蓋不與後世詩人遊戲放言同其紀類也雖然盡民情而不汙布民思而不邪何不切情性之有且古士大夫之諫上必誦先王敷古禮以折衷焉左國諸書所載可觀也風之為體舉一節而不盡物故陳古則唯古是誦以風于今耳

朱子追辭解詩亦一家私言元首叢勝哉股肱惰哉
庶事墮哉是謂之刺詩可乎亦言彼戒是之詩乃陳
古刺今之體自虞廷已有之荀卿亦曰小雅疾今而
思往昔言楚茨以下諸篇夫古今之不相及道與事
既已嬗移故讀古書者宜据古文蔽之雖不當不猶
愈于用臆乎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此亦一道也變風
固有如此者古之作詩風刺上者非下流訕上之謂
將為君去其惑而治其煩使君明民風察俗變者也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故君之過大其辭也厲君
之德暴其辭也微或直或隱或迂或切或乃從君之

所好以為之辭亦將納約自牖誘之正而後止人情
之曲直委縷無不極無不求誰為作之欲令誰聽之
亦唯眷其君而不能移心魏闕外者也噫增疏爽
不可磯之非臣子之道孟子之辨明矣朱子何所見
而曰扼腕切齒嘻笑冷語者乎風刺之詞其言不
足令人足之有餘不盡令人盡之是以歌之漠然若
無所適繹之啾然若有所末而未至永言之久不引
而興不觸而感不變而化詩人體物之廣待人之不
急又何輕躁險薄之有朱子驟探諸其胸臆而揣古
人毋望之事情遂媒蘖而成其罪又從搏擊之嫚辱

之挺然獨以司直自處我未識其辨之得失惡在焉
朱子豈以刺為疾視訕對之義乎刺者風刺也主文
譎諫不知其然而然如春風之吹華諫之最美者此
風刺也故子曰五諫唯度主而行之我從其風諫矣
○綠衣

辨說云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
今姑從之然唯燕一篇詩文畧可據耳

翼曰朱子詆媒序說以為自千載之後懸空臆取者
何綠衣諸篇而收已澈之緇布為也無乃欲濟柏舟
之出于婦人矣乎雖然廢序而臆是師毋寧茲周南

何以知為文王后妃之化召南何以知為諸侯夫人
之德詩傳云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
賦采芣說如是亦通又以為谷風棄婦之作亦通又
以為刺好奇服者亦通又以為君子懼讒之詩若執
鍼愛禮之詩亦通是以古君子傳小序之義惡古而
蔑之在氏文法

○燕燕

辨說云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嬀之驗

翼曰朱子有取于序說故以一句驗之若亦斥序豈
足以為驗乎既謂序安作而廢之又無他書確據而

姑從之不亦慢乎我怪而惑之

○日月

辨說云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曹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姜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

之前也

謂當作曰二言字皆當作曰

翼曰詩之為物大虛之象也空谷之響也不可執字句而膠之不可守一說而必之故寧不我顧者曰望之可也又曰惜之可也又曰不惜不望祇自傷耳亦

可也辭之遊演者其義亦浮泊矣德音無良者言其德之不善也施之生可矣施之死可矣朱子強解褊窄甚矣凡詩作者之志苟達則字句之際不必拘泥而不害乎為詩矣故為詩者非辨隲字句之勤而達作者志之難苟欲達作者志於其所志而不愆于義舍古序何據我嘗論之序曰衛莊姜傷已也莊姜冒衛者何邶風也鄘風稱衛文公唐風稱晉僖公皆同傷已者何婦無公事也柏舟之自誓載馳之自傷皆同文之密而不愆于義有如此者焉故欲為是詩者以莊姜自傷為正鵠雖不中不遠矣文王明夷仲尼

旅人則其君可知。莊姜而自傷至此，則美刺興觀不言而知。如朱子立論，乃直曰刺莊公亦可。且此詩之次于燕，則其在州吁之時可徵。今朱子挾獨造之說，以殲滅古義。又從欲革聖人論定之篇次，人雖曰非僭，我不信也。集註大全載，或問終風宜先日月，日月宜先燕。朱子曰：恐或如是，其論零碎，纖鑿不勝其妄。而原其所據，以造斯說者，唯不我顧，不我報德，音無良三句而已。輔廣又演其說，俾也可忘報我不述，皆以為有望之之意。咄！蛇足其長三尺。若以字句窮逐之，父兮母兮，養我不卒，云爾者，以為州吁篡

弑之後為的矣。何者？莊公之時，姜氏雖失寵，身猶為君夫人。雖無子，以戴嬀之子為子，猶太子之母，未可其卒如何。桓公弑而後，莊姜之窮可知也。序所謂困窮乃是也。詩傳亦曰：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終風

辨說云：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之前。序說誤矣。

翼曰：夫婦子母之辨，亦硬舌已。劉辰翁曰：州吁無戲

笑之理愈硬。單置篇第。與祭仲默躋康誥比。妄我聞之也。以已從律吉。以律從已凶。經籍乃律也。宜從焉。而自致。今已實有所未自致。而恣渝千載定冊。此以經籍從已也。將焉用之。嘗試論之。以風霾暴雷比其君子。謂之賢媛婉婉。口氣而可乎。若古序。繫日月于先君。終風于州吁。則以白日比其君子。以風雷比篡殺之賊。其不亦文協義正乎。篇第不更文氣。以叙為經籍者。當以作大蔡寶箴為序。說何誤。罔生曰。此詩曰。毋憂子則為賢母。曰婦怨夫。則傷於念。矣。莊姜而然哉。

擊鼓

辨說云。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祭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理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為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翼曰。勇而無禮。言其阻兵安忍而不務德也。推朱子之意。蓋以序不言篡弒之罪。郵之也。嗚然。是詩之作。為伐鄭之役。而不為弒惡。則罪之輕重不同。何遽弃詩之所繇作。而溯舊惡譏之乎。我恐所謂淺陋者。不在古序而有所歸矣。或曰。州吁衛人。而在邶風首句。不冒衛者。奚若曰。君臣之辭也。以春秋考之。州吁未成君。未成君則猶臣。故不冒國。此古序首句之文法義例也。故汲壽共姜亦不稱國。而君及夫人必稱國。邶鄘唐凡三國之序。可覆察焉。首不稱國。則下必稱國。以明之。文例秩然。法象惟嚴。此亦古序所以尊而

說者無之察。故予論而及之。亦恐煩聲之擾古樂也。

○凱風

辨說云。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翼曰。以古義察之。六詩之體。固有窈窕而美刺存焉者。而朱子截然徵于辭曰。此自責也。非美也。無乃不達古體而自取乎。果然。采薇出車。杕杜。何以成說。吁。朱子之說窮矣。夫詩猶可以辭而已。將焉用之。辭不盡乎義。義不存于辭。眩然如觀寶貝。作紫作紅。作青不可以一名焉。近體猶然。若特徵于辭。則長安一片。

月萬戶擣衣聲。是思婦之作而非李白之詩。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是寄懷之詩而非送別之作。且朱子以是為為寡母之淫而作。揭其說而不疑。大興平昔之見殊不然。凱風四章。十六句。六十有四字。何處徵所謂親之過者邪。若無孟子之言。朱子其謂之何。嗚呼。朱子之說大窮矣。詩云。莫慰母心。而序曰。慰其母心。淵乎深哉。古序也。

○雄雉

辨說云。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曠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

蓋此詩亦婦人之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翼曰。宣公者。當有傳。然豈突然附之乎。淫亂不恤國事者。宣公之所以失政而國以憔悴也。如谷風言。衛人化其上類也。毛鄭不達序之立文。一言隻語。咸以當經。孔仲達又從衍之。拘局拗戾。詩竟裂斷。使後者笑古序。夫孔子之傳詩。非特傳其辭而已。則先哲之序詩。亦何獨釋詩已乎。陳民風逆。順昏明之必在一人之本。以戒王侯之行。以昭明聖人之意者也。豈如後世說者。汎濫章句。博而寡要乎。學者繹之。

○匏有苦葉

辨說云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詩

翼曰朱子疑序者也疑者不可以為序焉爾

○谷風

辨說云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翼曰桃夭標梅之美誰使之者觀其所使而國家盛衰之情可見矣古序有見而然

○式微

辨說云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翼曰式微旄丘之為黎侯詩傳亦然

○旄丘

辨說云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為責衛伯誤矣

陳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

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教之以其奪黎氏

之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翼曰衛伯猶召伯邠伯也就其為伯而美刺之故皆

不曰侯而曰伯辭之媿義之順也序之用心深確立

字粹古而可以荒忽之說議之若以伯兮為衛伯乃

可以叔兮為衛叔乎紕矣哉且邶風二南之反應也

式微旄丘乃其棠行露之反也美召伯責衛伯治亂

之本在此是古來說者所未及也本篇論之詳矣鳴

呼古序深遠矣。陳某之說。劉公瑾辨之。正義亦有說。且為宣為穆。古序所不言。

○簡兮

辨說云。此序畧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翼曰。詩非此序不達。朱子以西方美人為西周之盛王者。亦不識不知而順之也。

○泉水

○北門

○北風

辨說曰。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

所云者。此恐非是。

翼曰。北風之涼。雨雪之零。天地栗烈。萬物摧殘。乃衛國威虐之比也。不然。首句之嚴。特以虐刺之。程子曰。序云。百姓不親。相携而去。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黷。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不如序遠矣。至輔平卿。演之以携手同行。為不忘故舊之仁。愈迂。

○靜女

辨說云。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翼曰。公室之亂。遂成淫風。故序特稱君及夫人也。首句曰。刺時。則刺民俗之淫可知。因繫之一人之本。而

明其所自且是詩也。一笑涵夫之為靜女欺而不自悟。一嘉靜女之操之不污。則又刺君及夫人亦隱然在其中焉。嘗竊論之。國風淫奔期會之詩凡九篇。靜女也。桑中也。東門之墀也。溱洧也。東方之日也。綢繆也。東門之枌也。月出也。澤陂也。大小雅乃無之有。而其八篇者。其辭相狎相傷。黷贖之意溢于字句。唯靜女辭不甚深。既負期而又有彤管之貽。雖歸荇子。又自牧則城隅之期。終為土灰已。此詩之義。於是乎可以觀也。且詩有淑女淑姬。佼人碩女。而此曰靜女。有貽芍藥。貽握椒。而此曰彤管。自有異于它篇者。則此

序之所異于它八篇者。不亦適當確實乎。古來是詩之義最為潰。本篇論之詳矣。如康成說序。所以為下二句則可。其如首句何。不通甚。鄒忠胤曰。讀此詩亦可見商俗靡。餘風未殄。故其詩有似男女相贈遺之語。無怪釋者以為淫奔期會爾。鄒氏申抒毛詩之意者也。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此予所據以成解。毛傳牽強。天下有公論。不可誣也。

○新臺

○二子乘舟

辨說云。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翼曰此詩為麟趾之反對微古序仲尼刪定之意亦
混耳集注云於詩皆未有考也而采古序為注則它
無明解可知且序說之的中明微有何疑惑三山李
氏之說新臺有足聳動人主者據序故也朱子解鄭
風概以為淫詩則新臺亦可以為山有扶藜之類也

○鄘栢舟

辨說云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
從之

翼曰史記載衛武公賂士殺共伯事論多疑其為者
雜說此序曰蚤死則非為武公所殺明矣可以白武
公千載之冤也朱子曰有所傳可謂敏矣然而古序
於鄘栢舟正與史相反豈有於邶栢舟據史強合為
一篤論者察之

○墻有茨

○君子偕老

辨說云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
可考鶉之奔奔放此

翼曰雖有明之之言昧者或疑之矣若取臆言之墻
有茨可以為民間淫哇之詩鶉之奔奔可以為宮嬪
艷怨之詞朱子何取于序無乃不能闕其所疑而傳

姑息之言乎。若不信序，則是諸篇宜闕如也。已何用舉所疑以質之。且集註所引揚氏、范氏、胡氏之言，皆足以垂戒君上，據序故也。疑序則三子喜言皆芻狗矣。雖曰詩可以觀，將何以觀之乎哉。序不可疑，亦無疑可矣。

○桑中

辨說云：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

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

而反以勸其惡也。

翼曰。此乃淫者自作者。朱子臆裁也。惡識其必然。或者之論。能達古義。朱子所駁。敷衍其意耳。如是論特爭空理者。雖伐南山竹。載焉。固所底止。而且為始學者言其端。以解其惑矣。夫清人猗嗟之所為刺與桑中大同而小異。朱子所駁。觸蠻之爭。不亦微乎。朱子註。碩人云。極稱莊姜之盛貴。美容而重嘆。莊公之昏惑也。論曰。首章列其族類。二章譽其美豔。三章陳其樂婚。卒章稱其宗國。無一言之刺及之。徵諸其辭。則謂之獨美。莊姜可矣。朱子有何鉤據。謂之重嘆。莊

公之惑。若其說善。則或者之言。豈不亦確乎。噫。徵左氏明徵。集傳之碩人為美詩。而清人為從軍行。雖則猗嗟亦無左氏不為刺詩必矣。我雖不明。洞然如觀火如刺心。不然。朱子追辭成解者。皆過也。歟。前日之是。今日之非。不可無一定也。故告尚論君子。古序之尊于天下久矣。碩人清人之為刺詩。明于左氏。則桑中溱洧之體。亦可以義類已。豈可以詞之有賓主而小辨之。嗚呼。微古序。雖曰無十五國風。可也。而敢廢之乎。朱子又云。豈有刺人者。而反為其言。以自陷於惡也哉。此亦梗辨已。果然。在采薇出車。杖杜。亦可謂

豈有送人迎人者而反為其言以傷以悲也哉昔衛
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非禮也文子辭子
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非禮
也文子又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
立子游趨而就客位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
弓免焉以弔非禮也子游檀弓古之習於禮者也而
故行非禮何有所諷譏乃爾古人風流自有如此者
要在諭夫人矣若夫朱子以桑中為詩人自陷于惡
則子游檀弓亦身陷于非禮而不自知也夫喪服之
制周禮所重易者實為大謬而猶且易之以規主人

而古莫之議何況詩之為體如行雲流水離披豪轉
何常之有要在寫其民風以規其上矣且詩舉一端
而不盡物使人反覆咏歌而萬端盡觀者也故閔其
人則惟叙其辭四牡采芣之類是也疾其俗則惟叙
其風桑中溱洧之類是也所謂舉一端者矣而義獨
不存于辭辭之外而有義義之外而有味可以冥合
而不可物色可以影取而不可形跡古義之於詩雋
永周至妙不可言朱子又云淫者何待吾鋪陳而後
始知亦豈畏吾閔惜而幡然懲乎亦責窮已古王
侯之失政有商旅于市之諫杜預云商陳其貨物以

示時所貴尚。愚按言君繫于刑則鬻踊。上淫妃色則
旅簪珥治服也。上之人豈待吾旅之而後知也乎。而
古自有此礼者。與古序之義。圭璋符合。噫。喻人之道。
先王盡之矣。若唯直言切責已而可以喻人。五礼六
樂。大學之設亦迂矣。而子游檀弓未嘗知教之術者
也。凡人感格自得而後道入之。故先王孔子之教以
物而不以言。與後儒之多訊教言者有大途。廷乃詩
之悠覺溫雅。不直斥其行與事。如南風之薰。使人其
愠解而不自覺者。非開而弗達。和易以思古之善喻
乎。昔齊桓之欲封禪。管仲以礼固諫。不可乃請侯遠

方珍怪物至乃可。漢高之廢太子。廷臣據義以爭。不
聽乃招致四皓者。乃聽此二人者。賢君英主也。其所
自格不在礼義之正而在兇戲不經之說。嗚呼。喻人
之道固非一端。惡得以枯骸褊窄之言局諸乎。
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
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
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
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剛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
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
鄭者禘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

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

翼曰。異哉。朱子之說。昔季札觀於周樂。而贊于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贊于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季札古之達于樂者。其論二國之風如此。若所謂桑間。乃桑中。則是亡國之音也。衛有亡國之音。而季札未始論及。却以鄭為先。亡何故。鄭聲之凶。專在淫。而季札未始論及。却以細為甚。何故。鄭之溺好濫淫。志衛之溺趣。數煩志。此皆亂世之音。而比於慢者也。而季札未始論及。却贊嘆其音制。

之美何故此皆以季札之不明于樂故也歟果然左氏何以其言載諸簡策而傳之乎朱子雖明達亦生於秦燹千載之後其於詩及樂固不能與左氏季札匹烏得挽古書而投之然則樂記所謂鄭衛乱世之音者土俗嘈囂之聲而非周樂所叙孔子所正可以負證矣然則小序所謂刺奔者古之遺說不俟片言而析為已且以桑中之詩為桑間中興間必有一誤而濮上逸詩歟古未有是說也昔師延為紂作長夜靡之樂紂亡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後師涓得其音為晉平公奏之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也得

此必於桑間濮上乎紂之所由亡也以是觀之所謂桑間濮上非桑中之詩必矣子貢傳以桑中為采唐亦古號也歟猶國語以小宛為鳩飛爾朱子嘗云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於小序無稽可笑者篤信之而於其有據者反不信之此又何邪愚曰朱子欲逞臆測之說以小序牽誣其言而不體古人之志朱子於是乎不負矣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言桑濮之音行則風俗穢圯至此為桑濮之音言其地之所以

為音之音也。據序桑中桑間其地同矣。衛之大臣宣淫以桑中為期遇之地則豔譎之鄉莫桑中若也。所以然者土俗哇咬之音移易民心狃于淫風以為常也。今以公室亂故其淫風不唯其鄉土是行至使士大夫遊蕩焉朋淫焉此桑中之俗大及于國國將以凶也。故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言其所以作是詩以刺焉。衛至于定中而止又興故特置此二句以旌衛之止釁也。深潛真至非先哲誰脩之不然上曰刺奔而下曰流散淫奔之詩矛楯顛倒莫甚焉。古人而有此安乎。人謂朱子不誣古人我不之信。朱子云夫子

之於鄭衛絕聲為法立詞為戒亦猶春秋之記亂賊所謂並行不悖也。愚曰夫子若立淫黷之詞於經以為戒乃古之詩人歌淫黷之態以為刺亦何異之有。朱子以夫子之戒則為理以詩人之刺則為否小辨也哉。若爭錐刀之末以論之人將曰春秋之記亂臣賊子皆有以殛其罪昭其罰故可以垂戒也。若直錄淫人奔者之詞而無一字之貶一語之戒而使游倖小子者朝夕風咏之乃殆導淫而可以為戒乎。朱子以春秋徵其詩說不中遠矣。朱子云今諱鄭衛為雅而欲奏之廟朝將焉用之。愚曰所謂奏之宗廟朝廷

者古序所無吾不知其庸淺之說乎朱子之駁蓋當
矣而十三國之詩亦古公卿大夫賓禮燕好之所賦
以觀志者也其辭之敷于邦國四方可以知焉朱子
所謂淫男女之詩者亦皆賓饗用之以合其意矣噫
淫夫奔女神民所棄匪人也而歌其污嫚鄙醜之詞
以稱諸邦君大賓之前不亦甚乎必不然也朱子又
嘗云變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
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愚曰甚哉朱子
之不信古乎乃至放言不軌如斯而不自反論篤君
子不可不與夫中土之風雖變乎猶且有風之音

者王澤存焉故也而謂之賢於夷耳不甚銳乎昔子
游之諾縣子汰之朱子之云其如之何其弊正在整
古義而立斷其臆焉班孟堅有言曰王澤竭而詩不
作者風刺無益故也其言尚篤矣

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
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
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
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之
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
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

之也。

翼曰。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朱子之言然。雖然。以古觀之。則桑中溱洧所賦。在民情所之。而其所以賦之。存風規者。亦無禮義也。清帝乾隆氏有言曰。昔聖人示學詩之益。而舉要惟事父事君。豈不以詩本性情。道嚴倫紀。古之人一吟一咏。恒必有關於國家之故。而藉以自寫其忠孝之誠。夫然。故匹夫委巷之歌。皆得參清廟明堂之列。凡其用意深切極之。諷刺怨誹。無所不有。而卒無悖乎臣子之義也。乾隆氏信朱子者。而論詩之大義。可謂明哲矣。思無邪者。言詩發人

情之正。而無所迂曲也。我家嚴君有言曰。夫詩之為物。美刺怨怒。涵正苦樂。人情之變。鮮不包羅。要之其感念興思之所流注。而何邪曲之有此詩之。所以為物也。說者謂之示訓戒。又謂之取於詩之方。否矣。夫子之言。千古無識者。惟嚴君已。懲勸之說。朱子口實。詩固有之。而以概三百。非仲尼之訓。不取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天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堯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定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

音也邪。

翼曰辨荀卿史遷言之通論也稱哇淫之曲其說已通塞之道非它公與私也已雖然聖人不作學者各以其私為公高言益行以張其門是我所以崇戴古義而論其純闕其疵後君子其有質焉

○鶉之奔々

辨說云見上

翼曰輔廣云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為小君也彼謂狡童碩鼠稱其君者何哉愚曰是詩之為刺宣姜小序之說也若不信小序何以知其非刺

莊公刺桓公刺宣公刺惠公刺黔牟刺懿公刺獻公若刺管叔蔡叔霍叔也乎今輔廣驕然以是刺宣姜是誠何心哉從序以詆序其一過多矣吾黨有愚者行而失路樵者導而達之于郊指一亭而曰行矣蹊之迂不若捷之速愚者怒曰捷者迷之道也迂不猶愈於迷乎以杖叩其肩一鄉笑之輔氏之言得無迂之乎墻有竅曰衛人刺其上不稱宣姜不獨其惡也君子偕老曰刺衛夫人刺其為夫人之惡也鶉之奔々曰刺衛宣姜宣公卒故也文胡然嚴義胡然密說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定之方中

○蝮螭

○相鼠

○千旄

辨說云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蝮螭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為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翼曰張南軒呂東萊之說足以浮人心之感據序故也不然興觀之於詩也微矣雖輔廣之同朱子亦不得不服序說則古義之孚于先儒豈徒乎哉

○載馳

辨說云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証

翼曰朱子雖以序為不誤序所揭發實無所解故于詩義潰然浪益矣疑心一萌百志成佚古人言之疑鬼之門也明神之庭也君子去疑而存明不汨明而畜疑嗚呼朱子之於古序我不能無感于斯語焉

古序翼卷二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國', '人', '言', '二']

享和元年冬十一月

月四日寫了

穴工石幽人目五 叟

以今校閱文辭可定者居多讀者恕
焉壬申暮春自誌

